

【玄鸟归岐】降落 (R)

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[Archive of Our Own](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49550551) at <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49550551>.

Rating:	Mature
Archive Warning:	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
Category:	M/M
Fandom:	封神第一部
Relationship:	姬发/殷郊
Character:	姬发 , 殷郊
Additional Tags:	姬屋藏郊 - Freeform , 发郊 - Freeform
Language:	中文-普通话 國語
Stats:	Published: 2023-08-22 Words: 7,784 Chapters: 1/1

【玄鸟归岐】降落 (R)

by [CharlieXXXXX](#)

Summary

summary：彻底了结殷商命脉的方法有两种，一是将殷郊彻底杀死，二是让他为当今天子诞下子嗣。

Notes

*我流发郊，ooc有，剧情虚构有

*单→双★郊，本质搞h，生怀流（还没生），有少部分宫j描写，雷者慎入

See the end of the work for more [notes](#)

1

周武王成功伐纣灭商，消除天谴，一统天下。

武王即位以后，天下几乎没有战事，闲下来的大臣们无事可上报，于是便转而忧心起大周的未来，姬发每日批的折子一半在议论朝政，另一半都是在劝他娶妻生子，延续大周命脉。

姬发最开始不想理会，时间一长便觉得厌烦了，干脆在朝堂之上宣布已立了“焦氏”为妃。那王后之位呢？有位臣子行了一礼，斗胆问出了口。

武王眉头微皱，一手撑起，扶着下巴，面不改色地编：“待其孕育出朕的子嗣，朕便立其为后。”

然而未曾有人见过这位“焦氏”，这个姓氏也并非属于任何王权贵胄，大臣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，大抵都认为寒门出身之人不配为后，然而武王逐渐便黑的脸色不可忽视，念在最大的问题暂时已经得到解决，重臣们最终心照不宣地决定暂时闭嘴，等到日后再慢慢地给帝王吹耳边风。

朝会顺利地进行了下去，剩下的内容无非是朝臣们的例行汇报，没有什么特殊之处，姬发最近忙前忙后，实在是有些睡眠不足，硬撑着听完了全部内容，大手一挥，宣布退朝。朝臣们熙熙攘攘地退走了，姬发刚想去休息，便看到了一旁的公公上前迈了一步，俯下身行礼，显然是有事要报。

姬发叹了口气：“说。”

“禀大王，有三位自称是昆仑山来的仙人来访，说是有大事相报，已在殿外等候多时。”“让他们进来。”

公公再次恭敬的行了礼仪，而后转身，大声地朝守门的士兵说道：“放行——”

姬发朝殿门望去，来者一人仙风道骨，另一人身形似孩童，两人一左一右，护着中间那位白发苍苍却精神焕发的老人。

“姜太公，果然是你们，有何事上报？”

“禀大王，此事事关重大，”姜子牙神秘兮兮地抬起头来，“还请借一步说话。”

姬发揉揉眉心，吩咐周围的下属退到大殿之外，而后缓步走下龙椅，堂堂天子竟是随意坐在了一节阶梯之上，高度恰好能与三人平视：“随意坐，到底有何事？又是来劝我放殷郊回昆仑的？”

姜子牙摇摇头，面色有些凝重，难得地严肃了起来：“此事着实与殷郊和大王您有关系，但并不是大王您想的那样。我师尊元始天尊忧心天下，于是亲自替大周算了一卦，大王您成功伐纣灭商，大周因此得了气运。但殷郊身上的红云气一直在为殷商挡灾续命，他虽死过一次，可红云气的作用仍在，这与大周的气运相悖。”

姬发眉头微皱：“那要如何？你的意思是，为了大周的气运，要我杀了他？”

武王语气中蕴含着怒意，杨戩和哪吒虽与他相熟，却仍旧扬手挡在了姜子牙身前，眼神中的警示意味十分明显。

姜子牙略有些尴尬地推开了两位师侄的手，轻咳一声继续说道：“大王息怒，非也。本来杀死殷郊确实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，但殷郊也是我师兄广成子的弟子，师尊和师兄都怜惜他，花费了一些心力，想出了另外一个方法。这个方法，呃、就是……”

姜子牙说到这，忽然顿住了，神情更显尴尬，甚至眼神都有些飘忽，不敢直视姬发。

姬发心中恼怒更甚，刚想开口，哪吒便接过了他师叔未说完的话头：“就是要你和殷郊诞下一子！此子能够将殷商余下的气运接续到大周的命数上，如此，便可达到同样的效果。”

姬发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砸得有些懵头，恼怒全消，反倒有些晕乎和怔愣，但他仍旧敏锐地捕捉到了话语中的重点信息，喃喃道：“我……与殷郊？诞下一子……？”

姜子牙拱手：“正是。”

姬发有些迟疑，面色微红，眼神中却是难得的迷茫：“可我与殷郊均是男子，要如何才能孕育后代？”

“这个大王自是不用担心，”姜子牙从怀中掏出一个药瓶，双手呈递给姬发，“此乃孕子丹，虽对大王您无用，但殷郊的肉体乃由我师兄消耗自身法力重新塑造的，算是半个仙体，您只需劝说他服下便可。”

“孕子丹？功效如何？可有何副作用？”姬发接过那药瓶，目光中带着审视，手指捏着瓶身轻轻晃动，内部发出了细小的动静。

“这孕子丹乃由师傅亲自炼制，整个昆仑山也就这么一颗，”小哪吒抱着胳膊，微微仰起头，杨戩见状，无奈地接过话：“吃了它，自然是不会有任何副作用的，待大王与师弟行了房事后，师弟会出现凡人女性怀孕时的症状，待生产结束，殷郊师弟便会恢复原样。”

姬发盯着药瓶良久，站起身，将瓶子揣进怀里：“此事我已知晓，我会劝殷郊服下这……孕子丹。那么三位是要可返回昆仑？”

姜子牙点点头：“师尊交于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，便不在人间久留了。大王保重，还请劳烦您代替我和师尊向殷郊师侄问个好。”

姬发也略微拱手：“会的，多谢元始天尊大人，有劳各位了。”

姜子牙一行人离开后，姬发在原地站着怔愣了许久，不知在思索些什么。轻轻叹了口气，他最终决定先去后宫，寻他的殷郊。

此时正值小雪，后宫偌大却着实冷清，一路畅通无阻，偶尔才碰到一些个清扫积雪的小宫女，殷郊的寝宫在后宫的最深处，越往里走人越少，唯有寝宫门口站着一位公公，姬发朝他点点头，询问里面之人的情况。公公恭敬地行了礼，而后开始陈述，语气颇有几分无奈：“殿下今日是愿意吃东西了，但是……仍旧想着离开这里。”

公公顿了顿，往大殿的门口瞟了一眼，继续说道：“现下里面如此安静，殿下大抵是已经休息了。”虽然现在恰逢午时吧。公公将最后一句话咽进了肚子里，等着天子发话。

姬发点点头，吩咐过半个时辰上午膳，便怀揣着心事，推开了门。

寝宫外的装饰虽称不上金碧辉煌，但也是极其漂亮典雅的，对比之下，内部就显得朴素无比，除了日常必须要用到的桌椅床之外，瓷器等装饰品都少得很，唯有在墙上挂了一块木制鱼符。

姬发放轻了步子，绕过屏风，里面的木床上躺着个人，半个脑袋都蒙在被褥里，将自己缩成了一团。

姬发见此，内心都柔软了几分。

他在床边坐下，修长的手指卷起床上之人露在外的发丝把玩，玩了一会儿又摸摸那人的头，又猛地想起来孕子丹的事，手上的动作顿了一顿。

殷郊似乎是朦胧地醒了，往武王的掌心轻轻地蹭了一下，翻了个身，也不知此时的脸朝向哪一边，总之就是又没了动静。

姬发就这么静静地看着殷郊，西岐的主帅、如今大周的天子，忽然就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了。

殷郊曾经是殷商的王储，前朝小太子赤诚而天真，怀揣着一腔热血，姬发视他为珍宝，却仍旧眼睁睁地看着这样一颗完美无瑕的碧玉，被狠狠地摔碎了两次。

一次，他的母亲死在了狐妖的手中，他的信念被彻底颠覆，他被自己的亲生父亲下令斩首，姬发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在了高台之上。

一次，他从昆仑回来，助姬发伐纣。他亲手杀死了自己的父亲，印证了姬昌当初的那一卦，也在那一刻失去了所有的亲人。

作为殷商最后的王储，他帮着姬发亲手覆灭了自己的朝代。姬发有些痛苦地想着，如果当真让殷郊服下这孕子丹，彻底破灭掉殷商所有的气运，商朝的先祖们该如何看待自己这最后的、唯一的商朝后人？

作为殷郊的爱侣，他很高兴他们二人能够有机会诞下一子；可作为大周的王，他深知此事对于前朝太子而言有多么残忍。

他借昆仑的法宝封住了殷郊身上的法力，将殷商最后一只玄鸟锁在了自己的身边，如今又要让他为大周的未来作出牺牲，武王掀开殷郊被子的一角，轻轻抚摸着这人绕着一圈红色的脖颈，愧疚和不忍几乎要从胸腔中溢出。

姬发有些怨这所谓的天命，怨天命总是在从殷郊的身上夺走些什么，带给他们殊途，再于其上加些苦难。

“干嘛啊……姬发你手怎么这么冷……”殷郊似乎是终于被弄醒了，微微起身眯着眼睛瞧清楚了眼前的人，似乎是被窗外的日光刺了眼，立马躺了回去，抄起被武王掀起的被子蒙住头，“大白天的你怎么就来了，困死了让我睡觉……晚上你再折腾我行不行，怎么能白日宣淫……”

殷郊隔着被子小声嘟囔着，似乎是困极了，前后的字都有些粘连着，迷迷糊糊地又有些说不清楚，他的反应稍稍抚平了姬发有些杂乱的思绪，进而填满了心间，姬发感到酸涩而无奈，脱下占满了寒气的外衣，躺下身顺势钻进了被子里，紧紧地搂着里面的人，隔着两层里衣都能感受着这具躯体的温热。

“也没什么，殿下，”姬发轻吻殷郊的后颈，而后将额头靠在他后背，“就是有些冷了。”

殷郊本来将自己暖得正正好，忽然被外界的寒意激得一哆嗦，正欲恼怒地给身后那人一拳，可接下来便听到了一句撒娇似的话语，于是带着起床气翻过身来给人暖手。

殷郊生得高大，可手脚却较正常男人来说小上许多，小小的手虽然包裹不住武王的两只手，却极好地取悦到了武王本人，姬发从胸腔发出两声闷闷的笑，额头贴上对方的：“殿下的手好暖。”

殷郊打了个哈欠，暖融融的身体更加贴近了姬发几分：“午膳什么时候有？我饿了。”

“我方才已经吩咐过了。要不要再睡会儿？”

“算了，都醒了。”殷郊抓着姬发的手贴到自己的脸上，确认对方的手稍微回暖了一些，才

松开坐起身子，宽松的里衣顺势敞开，蜜色的皮肤遍布着咬痕和青紫，接触到冰冷的空气时又狠狠地哆嗦了一下，带着裸露出一部分的乳肉一起颤了一颤。

这画面落到了姬发的眼里，他轻咳一声，别开目光，先随意套上了被放在一旁的外衣，再起身帮殷郊拿起了挂在一旁的衣服：“殿下，我来帮你穿衣。”

殷郊抬起一只手抓挠着披散下来的头发，另一只手穿过姬发递来的外衣衣袖，十分受用地接受了武王的服侍。

待姬发帮他穿好了外衣，殷郊忽然意识到了有些不对，有些狐疑地偏过头去看正在亲自整理衣服的武王：“你怎么突然这么叫我啊？姬发。”

而后他接过了武王手上的工作，像是妻子帮着丈夫整理装束一般，前朝小太子的一套动作行云流水，甚至比姬发自己都还熟练几分。

姬发略微垂眸，看着殷郊帮他整理衣物的手，轻声叹气，而后握住了这双手，目光抬起，与他的小太子平视：“殷郊，我有话跟你说。”

殷郊自从当了武王的“金丝雀”以后，便少见他在私下有如此认真严肃的模样，不由得一愣：“什么？”

话头打开以后，将一切托盘而出便变得容易了许多，只不过姬发刻意跳过了“杀死殷郊也是一个方法”的部分，从怀中掏出了装有孕子丹的小药瓶，递到了殷郊的手上。

可没成想，他的小太子只是蓦地红了眼眶，看起来有几分委屈，就连说话的声音中也带着几分颤意：“那……那我们是不是就要有一个家了。”

这回换姬发怔住了。

他怔愣地看着泪水缓缓地从殷郊泛红的眼眶滴落，下意识地便想上手帮他擦眼泪，可这泪水就跟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淌个不停，姬发的一双手都被他的泪水浸湿了，嘴上也跟手上的动作一样慌乱：“殷郊、我的殿下……”

姬发感到错愕，却忽然想起了殷寿和姜王后。少年殷郊投向自己父亲的目光总是充满崇敬，而每每提及母亲，又总是柔和地一笑。在殷郊的口中，他有一个英勇果敢的父亲和一位温柔如水的母亲，他好似是从一个温暖的家庭中长大的孩子。奈何皇室错乱，他的父亲并不与他的描述中一致，殷寿在意的是皇帝屁股底下的那把椅子，害死了自己的妻子，又想要杀死自己的儿子，殷郊对家庭的幻想在一夜之间破碎，从此之后他便再也没有家了。姬发看着眼前看上去与少年时截然不同的殷郊，后知后觉地想：难道他只是想要一个家吗？

所谓的天命令殷郊吃了太多苦，可到最后他似乎也还是如同少年时期一样，一样的天真赤诚，一样的祈愿家庭美满。

姬发将人搂紧怀里抱着，一下一下地抚摸着他的后背，有些哽咽：“以男子的身体、作为前朝太子为大周的王生孩子……你当真不介意吗？”

“那也算是为了……天下百姓。”殷郊将下巴架在姬发的肩膀上，说话时带了点鼻音，“况且，不管……殷寿有多么可恨，我也是以子弑父，再加上殷寿做的事情，成汤子孙早就如比干皇叔所说的，不配为天下共主了，这些我都是心知肚明的。”

殷郊略微退开身子，还透着泪光的眼睛亮亮的，就这么直直地看着姬发：“姬发，你是被天下认可的天下共主。”

3

殷郊服下孕子丹之后，在心中庆幸姬发不在场。

丹药的味道没什么好说的，除了一股淡淡的清苦味之外，就再没有任何奇特之处了。然而紧接着殷郊就愣住了，一股暖流从他的腹部升起，再流淌到他的下体，殷郊被自己下身的变化激得差点跳起来，也顾不得天冷，把裤子一扒，粗糙的指腹摸到了藏在精囊后的新生小肉鲍，敏感而柔软的地方被激得一抖，殷郊腿一软便倒在了床上。

这、这是……？

殷郊整个人都呆住了，常年练武的人自然柔韧性极好，他低下头，掰开自己的双腿，有些惊恐地反复查看那个在他腿间裂开的小缝，一时间有些不能接受。

姬发确实在前些日子就告诉他孕子丹的功效了，劝他等做好了心理准备再告诉他便好，可姬发从未提到过现在的状况啊！

新生的女穴柔软又敏感，只是被殷郊自己刚刚那么一碰，便有透明的水液流出来，奇异的感觉传遍了全身，殷郊咬了咬牙，抓着一旁的亵裤就套了起来。而后他瘫坐在床上，竟是有几分生无可恋的味道。

姬发是在用过晚膳后来的，刚到便看到了摆在矮几上没有动过一口的饭菜，眉头微皱，而后就看到了摆在一旁的小药瓶。姬发抓起瓶身，晃了晃，里面没了声响，姬发一愣，朝里面走去，就看到了呆呆坐在床上的殷郊。

“殷郊？”姬发也坐在床沿，“你服下了孕子丹？怎么不用晚膳？”

殷郊瞪了他一眼，掀开了被子，再将衣袍拉开，露出了下半身，腿根处还留着一道鲜明的牙印，姬发难得见他如此大方，不由得微微红脸：“不是、殷郊，我们先用晚膳……”

“我不是这个意思，”殷郊脸色微微涨红，知道姬发会错了意，索性张开了双腿给眼前人看个清楚，“你没告诉过我孕子丹还有这个功效。”

一口娇艳的女穴就这么大方地展示在了武王的眼前。殷郊本身便肤色偏深，新生的穴自然也不可能是浅色的，反倒带点深色的艳红，虽是处子，却看起来熟得饱满，姬发咽了咽口水，不由自主地上手去摸。

武王的手指修长，但同样粗糙，他人摸与自己摸的感觉终究还是不同的，况且殷郊上午只是轻轻在外碰了两下，可姬发却断然不可能这么温柔，武王揉了揉肉唇，两根手指自动自觉地探进了这个新的甬道之中，殷郊腰一软，泄出一声呻吟，下意识地夹起双腿，柔软的腿根夹住了武王的手腕，殷郊放在身侧的手不由自主地握住了姬发的肩头。

“等一下、姬发……嗯唔……”

姬发探进了穴的两根手指被柔软而温热的内壁包裹着，轻轻扣弄了两下，捏了捏藏在阴唇下的小豆子，殷郊夹紧了的腿便卸了力气，他空闲的一只手抓住殷郊放在他肩头的手，拉到唇边落下一吻：“是我疏忽了，我早该想到，想要孕育孩子，这是必须的。”

而后他轻轻地笑了：“这下你真的是朕的‘焦氏’了。”

理所当然地收获了殷郊的一句骂：“别把我当女人，滚。”

姬发觉得好笑，抽出了探入的手指，吻上了殷郊的额头：“我没把你当女人，你是我的殷郊，我的殿下。”姬发的手指轻轻地抚上殷郊的大腿，殷郊垂眸看过去，一丝透明的水液残留在了姬发手指停留过的位置，他才察觉自己新生的穴内又出了水，而后就听姬发在同他咬耳朵：“殿下，你出水了。”

殷郊与他做过无数次，可没有哪一次如这次一般，他还没来得及适应新生的器官，便已知其淫荡，殷郊为这个新长的小东西羞得整个人都泛起了红，被陌生的不安包裹着，随后姬发就将他推倒在床上。姬发一手解开了束发，柔顺的长发顺势有些垂到了殷郊的脸上，有些落在了他的发丝上，好似交缠着。

殷郊抬起眸便看到了姬发的眼睛，姬发的瞳孔是深邃而纯正的黑，他又眉眼弯弯，盈着深情和庄重，认真地看着身下的人：“我的殿下，我们会有一个家的。”

而后就是铺天盖地的吻，姬发咬他的嘴唇，他也不示弱，双手搂着姬发的脖子，毫不示弱地咬回去，总之他们吻得很凶，铁锈味蔓延开来，现任天子和前朝太子毫不留情地掠夺着对方的唇齿，姬发和他咬着咬着忽然就忍不住勾起嘴角，一睁眼便看到了与他拥吻的那人紧闭着双眼，如此投入，武王忍不住想逗逗他，于是一手又往女穴探去，扣弄着那小小的阴蒂，果不其然身下的人开始颤抖，就连嘴上的攻势也弱了几分，从喉间溢出的呻吟都被武王尽数吞下，前朝太子溃不成军。

直到殷郊以为自己要窒息了，姬发才放过他。他失神地大口喘着气，还没恢复过来，又感觉下身传来的异样不断，又痒又麻，还有几分酸涩，回过神来才发现自己早已落入武王手中，探入的手指不知何时从两根变成了四根，阴蒂颤颤巍巍地探出了头，他忍不住缩了缩逼穴，武王得空的另一只手轻拍他的臀肉叫他放松，不然一会儿插不进去，殷郊推搡他一下但没推动，于是自顾自地摸上了自己已经半硬的前端，然而下一秒他就感觉自己的穴内一空，有些欲求不满的躁动着，然而他的两只手的手腕被抓住摆到头顶，三两下就被绑了起来。

殷郊怒目而视，姬发笑着解释道：“不能让你碰，射太多对宝宝不好。”

哪里来的宝宝？

殷郊有些恼怒地想着，肚子里的东西还没影儿，姬发就以此为借口绑他。殷郊刚要与他争辩，就收获了姬发的一个轻吻，穴中再次被塞满，酸酸胀胀的，还没来得及细细感受，胸

口前又一疼，低头一看，自己的里衣带子不知何时被解开了，胸口大敞着，姬发又在咬他的胸了。

殷郊再一细看，姬发仍旧衣装完整，不由得更恼，提起脚踹了武王的腰一下：“你快点脱衣服！”这一脚没多大力，但姬发略有不满，扣抽出正在扩张的手指狠狠地掐了一下蒂头，殷郊整个人都差点弹起来：“啊！别碰那里……”

姬发脱衣服的速度很快，只剩下一件敞开了的里衣，他一边吃殷郊的奶一边扣殷郊的逼，因着是第一次，他格外细心，修长的手指早已被穴内的淫水泡着了，他细细地扩张着，殷郊几乎被下身陌生的快感击溃，他仰起脖子大口大口地呼吸，稀碎的呻吟声不断，而后忽然全身猛地颤抖着，一股水液由身体的深处浇到了武王插在他逼里的手指，前端的白精射到了武王精壮的胸膛。

“哈……你……轻点、姬发……太过了……”殷郊的胸膛剧烈地起伏着，眼眶似乎盈着泪水，姬发知道这是生理反应，却还是忍不住轻轻地吻他的眼睛，而后姬发不知从何处找来一根软绳，绑在了殷郊的前端。

“……你！”殷郊双手被束缚，抬起脚想反抗，却被武王捉住了脚腕，姬发吻他的脚背，硬挺的龙根蹭着柔软的女穴：“殿下，我现在来和你生宝宝。”

龙根粗长而逼穴娇小，姬发小心翼翼地将自己顶进去，刚进了一个头，便听见殷郊皱着眉喊疼，姬发抱着人的腿，轻声地哄，可身下的人却好似更委屈，小狗似的红着眼看着他。姬发暗骂了一声，小声地说了句抱歉，而后不容置疑地顶了进去。

“嗯唔……轻点啊……姬发……好痛……”这感觉与第一次破开后庭时几乎是一样的疼，殷郊痛的浑身颤抖，想要搂住姬发的脖子却做不到，于是双腿下意识地缠绕在武王的腰上，乞求对方轻一些，他小口地呼着气，吐着舌头，姬发不客气地叼着人的舌头又亲了几下，微微抽出下身，又再度深入。

可这次的疼痛又有些不同。殷郊这口新穴敏感又湿润，仿佛天生便会吞吐硬物，下身的疼痛逐渐转变为麻痒和酸涩，流出的水几乎要兜不住，他见姬发进了一半便停下了，扭了扭腰身，小狗崽似的一下一下地蹭着姬发：“可以进来了……唔，我下面，好痒，好酸啊……”

姬发几乎要咬碎一口牙，才忍着没有狠狠撞进去，下身被温热湿软包裹着，却也知道那处娇气地很，贸然进去怕是会受伤出血，于是他试探性地再进了几分，殷郊却开始欲求不满起来，缠着姬发的腿更用力了几分。

“快点，进来啊…嗯！唔！等一下……快啊！太快了……”

姬发真正猛力操进去的时候，操得又快又狠，殷郊的小腹都被操得顶起了一个弧度，内壁娇嫩的媚肉被快速而深重地摩擦着，殷郊终于是被这可怖又异样的快感逼出了眼泪，有些脆弱而惶恐，姬发见状低头安抚地亲他，可身下动作却不见减慢。

操着操着，姬发解开了殷郊手上的束缚，抱起了殷郊的腰，殷郊直接分开双腿跨在了姬发的腰上，他的双腿撑在地上，一手支撑着姬发的肩，屁股不敢完全坐在姬发的腿上。他知道这个姿势进得会格外地深，可逼穴实在太过敏感，他险些就被快感淹没，恐慌地摇了摇头，表示抗拒。

姬发笑着咬了咬他的胸口，然而给出的答案不容置疑——武王握住殷郊的腰，狠狠地往下一按，殷郊整个人都坐在了武王的身上，龙根直直地捣入了花心，甚至狠命地撞上了藏在深处的宫口！

殷郊不受控制翻着白眼浑身颤抖，腹腔内的酸涩快意几乎要让他溺死，阴茎有了射精的冲动，却被死死束缚着什么也出不来，与此同时身后的花穴深处也在疯狂地颤抖着，痉挛着死死咬着雄根，比前一次更加丰盈的水液淋到了硕大的头冠上，被死死堵着出不来，殷郊的手臂死死地搂着姬发的脖子，像是溺水之人抓住唯一的浮木。

姬发爽得差点就射了出来，却忍住了，他呼出一口气，拍着殷郊的背安抚着。

殷郊还未度过高潮的不应期，整个人都痴痴地呆在原处，目光无神不知在看着何处。

可武王的龙根已然抵在了柔软的宫口处，他舔了舔着殷郊的脖子表示歉意，而后便抵着宫口，九浅一深地开始顶弄起来，雌兽像是被操傻了似的，抱着他摇头呜咽，似乎在乞求着侵略者的怜悯，但显然也只能是奢望，姬发狠狠地操干了几十下，最终在逼穴中释放了自己，微凉的精液浇灌在柔软儿炙热的宫口处，殷郊一口咬在姬发的肩头，竟是又迎来了一波小高潮。

姬发没有将自己抽出，却大发慈悲地决定让殷郊休息一下，但他同样也在索要自己的利

息，揉抓着那因卸了力气而软下来的奶子，没轻没重地咬，又摸摸人敏感的腰窝，又是惹来一阵颤抖。

“宝……宝宝……”殷郊迷迷糊糊地低喃，姬发听到了，亲亲人微微张开的嘴唇，总算是扯下了绑住人阴茎的绳，哄着他说：“宝宝很快就会有，殿下，请再忍耐一下。”

殷郊愣了快十秒才意识到姬发的意思，他这才惊恐地发现插在他逼里的龙根竟是又硬了起来，慌忙地想起身逃离。

可姬发又怎么可能会同意，支起腰往上一顶，雌兽便颤抖着坐在了他身上，这次的姬发当真毫不留情，对着那宫口再次狠狠地顶弄，那娇气的一处像是终于受不住了，娇羞地开了小口迎接，而后被无情地操开。

殷郊根本就无法思考了，他从未体验过如此的快感，被完全钉在了雄根上，只有抖着腿流水的份，再生不出逃离的念头……

4

殷郊醒来的时候，身上一阵酸疼，尤其是下面那个不可言说的地方，又酸又麻，还塞着东西，他低头一看，只见里面插了一根玉势，愤愤地将其抽出，偏头一看，又见床头留了张字条：把精堵着才会有宝宝。——姬发

殷郊差一些就将玉势摔地上了。

后来，不知过了多久，太医被传召入后宫，为武王的“焦氏”问诊时，那妇人将自己整个儿地包在了被子里，只留出一只比寻常夫人略大一些的手出来，旁边还站着武王，面不改色地看着问诊的太医。

太医虽觉得怪异，却也没说什么，只当是这“焦氏”太过怕生，只好自顾自地把起了脉。

“如何了？”武王有些焦急的询问。

那太医年迈得很，摸着人的手腕良久，才终于舒展了眉头，兴奋得连手都有些颤抖：“恭喜大王，大周有后啦……”

天命玄鸟，降而生商。如今殷商的最后一只玄鸟降临于武王的肩头，势必要与他开创新的未来。

End Notes

感谢你看到这里，lof id 查理克斯

Please [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](#)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!